

從去年到今年,相隔六個月,我兩次進醫院做大腳趾骨炎 (bunions) 手術.上次被全身麻醉後醒來,恍若隔世,周遭的東西看來新鮮多了,真奇妙!當時想如果每天一覺醒來都有這樣的新鮮感該多好.

七月,這一次我要求醫生只做半身麻醉.從一開始到結束,我的腦子一直都是清醒的.起先腳還麻麻的,後來完全沒有知覺,只聽醫生、護士們七嘴八舌講一些專用術語.後來,好幾次又聽到機器切割的聲音,好不熱鬧.我真想開開醫生玩笑,別弄錯把我的腳指頭給割掉了!其實被這兒切,那兒割的,心中有點不是滋味.但是,心想再過幾個禮拜我就會開脫,雙腳可以自由自在的穿喜歡的鞋子,還可以擦紅指甲油 pali pali,秀秀十寸金蓮,也就放心的閉目養神,打一兩刻鐘的盹.似乎沒過多久,護士來拍拍我說手術好了.幾個護士一齊抬我上另一張床,只見醫生抬高我麻木的左腳(像一支大木頭)以免撞到床邊.隨後,那個麻醉醫生以開快車似的速度,沒幾秒就連跑帶跳,把我推經過兩條長廊到病人休息室.我雖然有點心驚,但也享受一下子高速度兜風的樂趣.所以,賞他一句 "Nice Ride", 他還得意回應 "I am a good driver". 噯!大概手術成功後有點得意忘形.

在休息室內有機會觀察各式各樣人物,一點也不會無聊.大多數病人手術都有家人陪伴.有一個年青人,一醒來和另一半有說有笑,要求要吃 lollipop. 而像我一樣,單獨一人的,只有兩個.另一個單獨的中年婦人,一有意識就一直語音不清,嚷著要打電話給先生帶她回家.我呢?有時觀察他人,有時打盹,醒來就喝喝水,要蘋果汁,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,是有點餓.有一次,護士看我睡得太沉,有點不尋常,怕有意外,硬把我叫醒.可是,我還得多等兩個多鐘頭,半身麻醉的藥效才會完全化解.雖然半身麻醉等的時間較長,我還是覺得值得.藥物對身體,尤其對腦部還是有害無益吧!目送好多病人走了,醫院手術休息室就等我和另一人.不多久,等測試身體正常後才推我坐輪椅離開醫院.

一位林姊妹接我到她家住一星期,感受到朋友照顧的溫暖.去年我同樣受到楊家夫婦的悉心款待,真心感謝.這個月來有時朋友也帶我去野外、湖邊看風景,去朋友家聊天.也有幾位姊妹弟兄載我購物,有的帶來家裡後院種的蔬果.這個夏天雖然炎熱,但是心裡卻是很恰意開心,自己實在太幸福了,在此衷心感謝您們的慧心.此外,這些天來當然少不了開電腦,聽聽台灣的 "大話新聞"和 "頭家來開講" 解悶.就在前些時候,因為自己太閒,走入附近北約克中心圖書館,看到一間歐式咖啡店,順便替一位新朋友探工作機會.也真巧,咖啡店正好要用人,試用後主雇皆滿意.而且,朋友工作非常賣力,一個禮拜後,就受到重任.這幾天,聽她興奮的講每天的點點滴滴,對我無聊的養病日子,平添樂趣.

那天，聽 NATWA 姊妹感歎說，現在才瞭解沒有誰是多麼的重要。孩子大了，有他們自己的天地，先生也有自己的去處，不用妳煩心。沒有妳，家人一樣生活。世界也不會因為少了你就變的不一樣。但是，我覺得你的存在，卻可能是周遭朋友與家人的快樂和福氣，就像在我需要別人時，感受到朋友的溫暖。別人需要我時，何嘗不應真誠對待呢？其實，自己的世界只會跟著自己轉，只有認真的看待自己，認真生活。輕鬆的活著自己才會快樂，快樂的我就會有多餘的能量，何必和別人計較太多？也何不跟別人分享我一點點的能量。